



□杨英杰

少年挎着装了不满一筐的猪草，站在村外的黄土坡顶，俯瞰着炊烟笼地的村庄。似乎有风在少年的耳畔歇了脚，于是蚊子就乘机聚在一起吹起了冲锋号，“啪”的一声，蚊子的哀鸣和着暮归的牛一起唤醒了沉醉于此的我。

这是我独有的、有关故乡的画面，它不止一次走进我的梦里，哪怕是眯着眼睛的三五分钟。

但我的阅历简单和知识的苍白，并不能让我明白故乡对于一个50多岁男人的哲学意义，也想象不出日本人宗次郎如何能把思乡变成婉转悠扬的情绪。但故乡就像一座沉默的、厚重的山。她的厚重让你无数次地俯下身子倾听她的心跳和呼吸。在这呼吸声里，亲人的微笑、童年的味道，一齐涌上心头，凝结成一句穿透心灵的话——“归来吧，我的孩子！”这让无法靠岸的心灵，悬空的思念更加猛烈地扑向故乡的怀抱。这正如老舍先生在他的《想北平》里说的，“我的每一个思念中都有一个北平。”如此，沉醉在思念氤氲里的我，一如朝圣般在夏日的炽热里踏上了归乡之路。

归乡的路依旧蜿蜒。嚣张的、飞扬的尘土，以及它肆虐下的灰头土脸，都让骄傲的柏油色压得粉碎，这是时代给予故乡的印记。但弥漫在乡愁里的那个夏日的午后，还是那样清晰——那一株老柳，噢，不，用一株来形容显然苍白了。它那苍劲的、如同老人脸上皱纹般的岁月的痕迹，三个壮汉手牵手都揽不住它粗壮的身子。夏天，它一身顶天立地的浓绿，里里外外透着可人的阴凉，因为它守着脚下那一汪3亩大的池塘。于是戏水的孩子抓住它伸下来的树枝，像猴子般爬上树身，躲进树洞里做着只有少年才有的梦。

老柳树就这样如同老祖一样呵护着这些子子孙孙，一年又一年。人走了一辈又一辈，老树老了一圈又一圈，让故乡的传说多了让人羡慕的沧桑和厚重。甚至连那蝉鸣，都比邻家多了几分自得的老气横秋。

说起蝉，那是故乡给我飘在云端的欢乐。

那时的打麦场空旷而单调，悠远的蓝天白云下，几垛充满故事感的麦垛幽怨地看着打打闹闹的孩子们，那一溜矮墙后高挺的白杨才是孩子们的目标。因为高高的杨树枝上正响着少年无法抵御的诱惑。蝉，那么大的眼睛，却看不到伸向它的危险，那么长的翅膀却乏味地扇动着傻傻的爱情梦。面对一步步套向自己脖子的马尾套，它不晓得躲藏，反而用长满刺的爪子把圈套一点一点地划拉到脖子下，直到它的一声嚎叫淹没在孩子们惊喜的欢叫里——白白揣了十几年的梦想，“居高声自远”没几天，就毁在了自己的白日梦想里。

但童年的心哪里就会这么多愁善感呢？就像窗前飞过的蝴蝶一样，朝三暮四，喜新厌旧。还没到下午，攥在手心的蝉早就被扔进荒草里。

看着车窗外急闪而过的田野、村庄，我不自觉地将它们剪影成一幅幅画图，并试图将它们与记忆中的故乡重叠在一起。然而，在现实这把锋利的剪刀面前，这一切注定是徒劳的。

暮色下村庄掩映在一片暖色的晚霞里，挺立了500多年的老庙依然健硕，只是陪伴它的那一棵老柳已然成了传说。弥漫着老百姓家长里短的炊烟，也已消散在电器化时代的锃亮与光鲜里。

躺在留有父母味道的床铺上，家的厚重与柔情让疲惫的心神得到了不曾有的恬静与自在。

一大早起来，走在熟悉而陌生的巷道。脚下是硬化了的路，路旁是瓷砖装饰起来的墙，高大的门楼里走出来不相识的少年。但羞涩地躲在巷子深处的老墙、老宅，依旧倔强，以最初的容颜抚慰着远道归来的孩子。尽管野草的蛮横，让它孤单的灵魂多了几分苍凉，却丝毫不减它的厚重。于是，同样孤寂的我，拖着阳光下长长的身影，默默地注视着苔藓下的瓦和满是雨痕的砖，读着它身下曾经发生的故事。那些人，那些过往，都让老砖老瓦回应着我的思念，抚摸着我的泪流满面。因

为，我也是那些故事里的主角啊。陶醉在老街老巷厚重的记忆里，我不能自己，走向巷子的深处。

这个巷子有一口深井，旁边有一棵粗壮的老槐树，浑身覆盖着鱼鳞状的皮，乌黑的树权努力地伸向天空，尽管树干已经空洞，但挡不住它旺盛的活力，盛夏季节仍给人以满目的翠绿和清香。它的苍老不仅是自己的，更是老井和老巷子的。然而，这棵老槐树它还能守住自己的生命吗？在疑问和担心里，我终于看到我的渴望，那一株老槐依然枝繁叶茂，婆娑的叶子拢起一片片金黄，阳光的触角透过细密的树叶伸向岁月雕刻而成的石碑。那一口老井还在，只是井口上压了一块厚重的石头。我跪在地上，头努力地探下去，在石头和井口间摸到一道窄窄的缝，散发着潮湿和清凉。此时此刻，日升中天，巷子里寂静如梦里一般，只有风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坐在石头上，忽觉眼光朦胧，似有人摇起轱辘，盘起粗绳，从老井中搅出一桶清凉、透亮的井水……这是多么动人的图画呀！让我深深地陶醉于乡情四溢的氛围中。这让我兴致高涨，如同找到了一本自己梦寐以求的书，刚摊开一两页，怎么能放下呢？于是，我沿着脚下的路继续探寻记忆中的深巷。

然而，眼前的一切让我大吃一惊。那一条曲折、蜿蜒的小巷被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取代。老槐树身后的转弯处的那曾经迷宫一般的路，消失得无影无踪。倒是那现代的小汽车、大卡车可以大行其道，只是那深藏着的曲折迂回一旦被撕扯，所有营造的诗意、生活上的失意便一览无余，剩下的只有人的尴尬、建筑的局促。

带着几分失望的情绪，我有些沮丧地返身往回走，心事却不由自主地翻腾起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画卷啊。

我站在村庄外大坡的顶端，俯瞰着让我魂牵梦绕的村庄。热烈的阳光下，掩映在一片浓绿里的村庄，静谧而冲动，它又会演绎怎样的动人故事呢？我祝愿着，期盼着。

注  
事

□夏明亮

姚青苗（1915~2004），原名姚玉祥，笔名青苗、桑泉等，临猗县陶唐村人，是我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博览群书，17岁时即加入“左联”，开始文学创作，24岁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抗战期间，他发表了数以百万字的抗战题材小说和散文、随笔、杂论等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杜鹃花》《暴风雨中的几个女性》等，短篇小说《特鲁木旗的夜》《马泊头》等，当时的评论界将其与姚雪垠、姚奔并称为抗战文学题材“三姚”。

1938年，华北大片国土陷入日寇铁蹄之下，山西成为抗日的主战场。第二战区在晋南临汾创建了一所“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主要用于短期抗战干部培训，吸收流亡学生、知识分子参加抗战。同时“民大”在运城设立了运城分校。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进步青年来到晋南，或在“民大”任教，或进入“民大”学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著名诗人艾青和妻子张竹如于这年春天经风陵渡跨过黄河来到“民大”运城分校任教。那时的姚青苗也在运城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因而因缘际会，结识了艾青夫妇。

那时的艾青只有28岁，虽然只比姚青苗年长5岁，却于几年前发表了诗歌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并出版了诗集《大堰河》，已是全国闻名的诗人了。

晚年的姚青苗曾回忆说：“1938年春，艾青偕其夫人张竹如女士经风陵渡到运城，并带来他那时尚未发表的《向太阳》诗作原稿，那时他的情绪亢奋而激昂，我们不久便相识了，而且很快成为密友，整天在一起，连吃饭也不分开。”“时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每日想起当时以水代酒、侃侃而谈的情景，心情还是很激荡的。”

二十出头的姚青苗几年前就读过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作，对艾青十分钦佩，经常向艾青请教文学写作中的问题。艾青后来在运城创作的《雪落在祖国的大地上》《火把》等诗作未发表前，姚青苗也曾先睹为快。艾青离开山西后创作发表的《风陵渡》《怀临汾》等诗作，姚青苗也一一拜读过。他觉得艾青的诗作既承载着诗人个人的生活际遇，更蕴含着对祖国山河和同胞的深沉情感，是不可多得的能够以情感人的成功之作。

在那一段时间，姚青苗计划联合运城二师等几所学校的师生出版一个刊物。他知道艾青曾在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和法国巴黎学过绘画，因此他特别请求艾青为刊物设计绘制了封面，可惜的是，不久运城被日寇占领，他们创办刊物的计划也不得不搁浅。

在运城，姚青苗还曾陪同艾青夫妇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特别是对盐池盐场的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那时，盐场分为许多“铺”，每个铺像一个小村庄，是一个最小的生产单位。每个铺都被各地土豪乡绅所霸占，拥有数量不等的盐工，从事繁重的盐业生产劳动。这些盐工大都是河南、山东等地在家乡生活无以为继的贫民。盐场铺主和盐工的生活可谓冰火两重天：铺主大都过着奢华的生活，家里拥有仆人、丫鬟、厨师等雇佣人员，出门有马车，而盐工们早出晚归，劳务苦重，沸汤溅足，烈日炙肌，痛苦万状。直接管理盐工者被称作“老和尚”。“老和尚”实际上就是工头，他们本来也是盐工出身，却因受到铺主信赖享受着更高的薪金收入和与铺主同桌吃饭的特殊待遇，进而成为铺主的心腹。

艾青知道姚青苗已经发表过一些小说，便劝他将盐场中铺主和盐工的生活作为素材写成小说。后来，姚青苗虽然写过一些与盐场生活有关的散文和杂文，却一直没有写出此类小说。晚年的姚青苗说：“想起艾青对我的殷切期望，不免有些愧疚。”

艾青在运城停留的时间仅有几个月就离开了，但这段友情让姚青苗一直难以忘怀。1996年艾青辞世后，姚青苗撰文回忆与艾青的交往，并以自己对诗人的理解，称艾青是“中国的涅克拉索夫”，祝愿“艾青的诗魂在祖国的大地上永放光芒”！

姚青苗与诗人艾青的一段交往

诗美

## 小神殿的记忆

□李衍光

叮当，叮当  
清风摇晃着小神殿檐角的铜铃。  
夕阳正越过山头，  
将晚照泼洒在沟壑间。  
那袅袅的炊烟，  
从土窑顶上的瓦缝里钻出，  
一个个踮着脚儿，  
缠绕着霞光款款地往上攀。  
暮色宛如油墨，  
晕染出山村画卷的苍茫。

叮当，叮当  
清风摇晃着小神殿檐角的铜铃。  
牧羊人挥起长鞭击碎了山林的幽静，  
羊背上拖着落日的余晖漫过道道山梁。  
咩咩声惊起了路旁的鸟雀，  
扑棱棱地掠过茂密树林。  
犬吠声忽然撕破夜幕，  
余音在山谷间悠悠地回响。

父亲沿着山沟堰边荷锄而归，  
帽边上抖着一抹月色，  
膀头上落满一肩星辰。  
耕牛在山沟沟里拉着车，  
那牛车慢悠悠地晃着，  
晃得岁月平平。

小神殿檐角的铜铃，  
在晚风中叮当、叮当地响起。  
焦急的母亲依着柴扉，  
把双目望成绵绵长线，  
织成了升起的炊烟。  
那炊烟在微风中飘荡，  
飘进了童年的记忆，  
飘进了游子的梦乡。